

标准语与方言间语码转换的性别差异研究

倪锦诚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语言使用的性别差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探究标准语与方言间语码转换的性别差异及其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回顾前人研究基础上,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 探究了两性对标准语及其方言的使用度以及对公共场合使用标准语和方言的态度, 结果发现“女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度明显高于男性, 对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赞成度则低于男性, 女性对‘讲不讲标准语不会影响别人对我的看法’观点的同意度低于男性”, 同时探讨了造成这些差异的社会、家庭、心理等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 标准语; 方言; 语码转换; 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H 319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7)01-0041-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7.01.008

A Study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de-switching Between the Standard Language and Its Dialects

Ni Jinche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Gender difference in language use is a hot topic in current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gender difference and its causes in code-switching between the standard language and its dialects. This paper,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investigates the frequency of male or female subjects' using the standard language and its dialects as well as their attitudes to them in public places. The researchers find out that the female uses the standard language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male, possessing significantly lower degree of agreement to the use of the dialects in public places than the male, and the degree of agreement to the statement from the female "using the standard language or not has no effects on others' opinions of m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male. Also the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ociety, families and mental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two genders.

Keywords: standard language; dialects; gender differences; code-switching

收稿日期: 2015-06-12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5BYY101); 2016 年度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攀登计划项目 (16HJPD-A04);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倪锦诚 (1967-), 男, 副教授。研究方向: 句法学、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E-mail: jcnnews@163.com

一、研究背景

语言在不同地域、不同交际环境、被不同社会团体使用时形成变体。语言在广泛地域使用形成地域变体(如现代英语的若干变体),一种民族语言在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域使用也会形成地域变体——方言(非标准语)。方言是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同方言相对的是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形式——标准语。一个既会说标准语又会说方言者与人交往中肯定面临语码转换问题。语言主体人按性别分成男性和女性,性别与语言使用紧密相关,这一相关性致使性别对言语行为产生影响,形成了性别的复杂社会结构,而正是这一复杂结构需要人们对标准语与方言间的语码转换的性别差异做出解释。

语码转换是指人们交流时使用的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言语选择变化^[1]。人们交际中不总是使用某一语言或语言变体,而是因语境等因素的变化而进行必要的语言选择,此种选择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进行,也可在同一语言内部(如英语标准语与其方言之间)进行,这一言语行为称为语码转换^[2]。人们交流时能因交流对象和社交环境的不同而调整其言语形式^[3]。人们使用语言是在特定的场合,就特定的范围,为特定的目的,向特定的对象进行的^[4]。

性别不同,标准语及其方言间的使用选择也可能不同,不少语言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标准语及其方言间的语码转换差异反映在诸如性别、交际场合等因素之中^[5]。语言使用选择与性别有关,语言的性别差异存在于世界所有语言之中^[6]。胡壮麟^[7]指出:“社会语言学调查表明,性别因素影响人们的言语行为模式。”Fasold(1990)^[8]在谈到语言与性别的关系时提到,男性在交际中倾向于使用非正式的语言变体,而女性则倾向于使用较正式的语言变体。Chambers & Trudgill^[9]通过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使用较低声望的语言变体(lower-prestige variant)。不过,也有人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标准语并非因为女性对标准语特别青睐,而是因为她们的尽量避免使用非标准语^[10]。

不少学者也研究了造成标准语和非标准语使用选择上性别差异的原因^[11-14]。Trudgill(1972)^[11]指出:对男性而言,讲非标准语能显示其“隐性”声誉(covert prestige),而对女性来说,讲标准语

所表现出来的“显性”声誉(overt prestige)更为重要。Labov(1990)^[12]在纽约市通过调查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社会意识感,较少使用非正式语言。Fasold(1990)^[8]认为,女性在交际中比男性更能意识到语言和语言变体的社会意义,更倾向于使用较正式的语言,目的之一是为了表现出其社会地位来,这一做法与她们的社会地位一般不如男性直接相关。进行语言交流时,与具有相同社会背景的男性相比,女性社会地位意识感更强,更倾向于使用语言的标准变体^[13-14]。

前人对标准语及其方言间语码转换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做了一些研究,但仍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鉴于此,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探究标准语及其方言间语码转换的性别差异以及两性对公共场合使用标准语和方言的态度,并探讨造成这一性别差异的社会、家庭、心理等方面的原因。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问题和受试

本研究主要问题包括:1)两性在标准语及其方言使用选择上有何差异?2)两性对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态度如何?3)两性对讲不讲标准语是否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看法的观点如何?受试包括211名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和29名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为母语的外国人(包括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工作或旅游的外国人等),共240人,其中男性和女性各为136人和104人。所有240名受试都参加问卷调查,其中有50名受试(包括35名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和15名以外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参加研究者组织的访谈活动。受试社会背景和受教育程度不一,职业和身份不一。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分三个步骤:首先,研究者收集和整理调查所需材料,并将之编成调查问卷和访谈问题;然后,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活动;最后,对所得数据进行均值、Z检验等方面的统计和分析。

问卷调查受试对涉及标准语或方言相关内容陈述的使用度、赞成度和同意度。研究者使用李克特量表来评定各等级的相关性。例如,在调查受试对标准语和方言的使用度时,要求他们按照从“从不”到“总是”五级量表来对一定数量陈述做出

使用度选择；量值1~5表示5个等级，使用度由低到高，分别大致相当于“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等。

本研究受试随机选定，社会背景和教育层次不一，问卷调查和访谈时确保他们理解相关问题。为避免因受试判断的随意性而造成调查失准，问卷调查单中还设置信度检测问题。接受调查者中有23人（占被调查者的19.288%）因对信度检测问题回答上出现明显矛盾或答卷时出现其他态度过于随意的情况而被排除在有效受试之外。

本研究的访谈问题包括受试是否同意“女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度高于男性”“女性对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赞成度低于男性”和“女性对讲不讲标准语不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同意度低于男性”等观点。此外，受访者如果同意各项观点的话，还要求其讲出原因。

（三）数据收集和分析

104名女受试者和136名男受试者就“在所处地区与同乡或与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交往时是否讲标准语”或者“在外地或家乡与同乡交往时是否讲标准语”问题进行使用度选择，结果如图1所示。该图显示，女受试经常或总是使用标准语的百分比均高于男受试，而从不和很少使用标准语的百分比均低于男受试，说明女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度高于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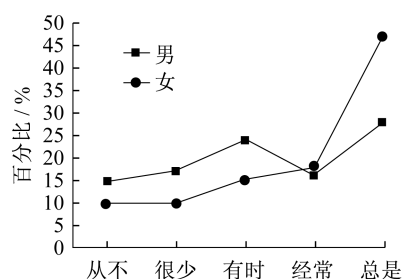


图1 受试与他人交流时标准语的使用度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using standard languages when subjects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研究者还调查了240名受试对在目前所处地区或在家乡是否发现与其交往的男性或女性同乡讲不讲标准语的问题，调查结果如图2所示。图2表明，受试认为女性同乡与他们交流时经常或总是使用标准语的百分比均高于男受试，而从不和很少使用标准语的百分比均低于男受试，这再次表明了女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度高于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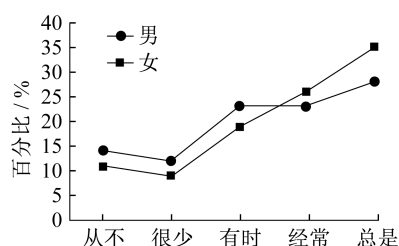


图2 受试认为同乡与其交流时标准语的使用度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using standard languages when subjects' countrymen communicating with them

两性受试对课堂、媒体、超市和银行等场合使用方言的调查结果如图3所示。图3显示，女受试反对或基本反对在课堂、媒体、超市和银行等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程度均高于男受试，而赞成或基本赞成在这些场合使用方言的程度均低于男受试，说明女性对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赞成度低于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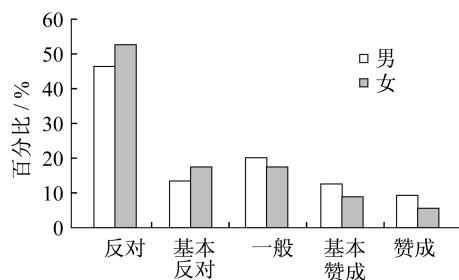


图3 受试对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赞成度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subjects' degree of agreement to using dialects in public places

两性对“讲不讲标准语不会明显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陈述的同意度调查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同意或基本同意该陈述的女性人数低于男性，而不同意或基本不同意该陈述的女性多于男性，说明女性更倾向于认为是否讲标准语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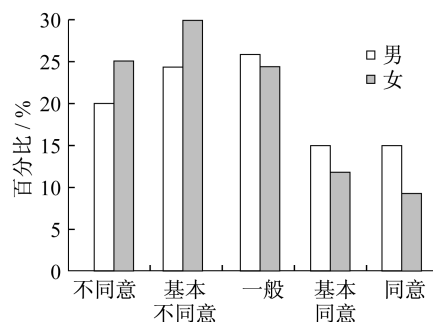


图4 “讲不讲标准语不会明显影响别人对自己看法”的同意度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subjects' degree of agreement to "using standard languages or no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others' views on them"

研究者还就问卷受试对各项陈述的使用度、赞成度和同意度选择进行两总体比例之差 Z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该表中比例 R_1 表示男性受试选择五级量表中的值点1、2或值点4、5的人数与男性

受试总人数的比值,比例 R_2 则为女性受试选择值点1、2或4、5的人数与女性受试总人数的比值。值点3介于五级量表值的中间,其选择人数在计算各项陈述值点比例时不予考虑。

表1 对标准语及其方言赞成度或同意度均值和 Z 检验

Tab.1 Mean and Z test of the degree of agreement in using standard language and its dialects

问卷调查内容	值点均值对比(男/女)	对比范围	R_1 vs R_2 (男 vs 女)	Z 值	差异显著性
两性受试对标准语的使用度	3.25/3.82	总是或经常	0.44 vs 0.65	-3.320	显著
		从不或很少	0.32 vs 0.20	2.141	显著
受试认为与其交往的两性标准语使用度	3.39/3.65	总是或经常	0.51 vs 0.61	-2.218	显著
		从不或很少	0.26 vs 0.20	1.566	不显著
对课堂、媒体、银行、超市等场合讲方言的赞成度	2.25/1.76	赞成或基本赞成	0.21 vs 0.13	1.665	显著
		反对或基本反对	0.60 vs 0.70	-1.626	不显著
讲不讲标准语不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看法	2.82/2.50	同意或基本同意	0.30 vs 0.21	1.606	不显著
		不同意或基本不同意	0.44 vs 0.55	-1.699	显著

注:1)问卷受试共240人,其中男136人,女104人;2) $\alpha = 0.05$,临界值 $Z_{0.05} = 1.645$

表1显示,男性和女性总是或经常使用标准语的两总体比例之差的 Z 检验值为负值, Z 值绝对值 $|-3.320|$ 大于临界值($Z_{0.05} = 1.645$),且男性和女性从不或很少在各种场合使用标准语的两总体比例之差的 Z 检验值为正值, Z 值2.141也大于临界值($Z_{0.05} = 1.645$),因此可以推断:女受试对标准语的使用度明显大于男受试。

同样, Z 检验还发现:问卷受试认为与其交往的男性和女性总是或经常使用标准语的两总体比例之差 Z 检验值为负值, Z 值绝对值 $|-2.218|$ 大于临界值($Z_{0.05} = 1.645$),受试认为与其交往的男性和女性从不或很少使用标准语的两总体比例之差的 Z 检验值为正值,但 Z 值1.566小于临界值($Z_{0.05} = 1.645$),因此推断:受试认为与其交往的男性和女性在标准语的使用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女性比男性使用度要高一些。同样,可以推断:1)对课堂、媒体、银行、超市等场合讲方言现象的赞成度,女性低于男性,但差异不显著;2)对讲不讲标准语不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看法的同意度,女性低于男性,但差异也不显著。

研究者还对50名受试(男女各25人,包括15名外国人)进行了访谈。访谈采用多例个案(逐一对受访者进行访谈)和焦点群体(将受访者分成若干小组进行集体讨论)两种方式,内容包括“女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度是否高于男性”“女性对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赞成度是否低于男性”“女性对讲不讲标准语不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看法的同意度是否低于男性”等三个问题。

研究者就受访者对上述三个问题回答“是”或者“不是”的人数进行两总体比例之差 Z 检验(见表2)。表2显示,受访者就“女性对标准语使用度是否高于男性?”问题回答“是”或者“不是”的人数比例之差 Z 检验值为2.917,大于临界值($Z_{0.05} = 1.645$)。因此可以推断,认为女性对标准语使用度高于男性的受访者明显居多。其理由包括:女性较男性更想通过多讲标准语来克服自身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劣势;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多讲标准语以利于后代的教育和培养;女性较男性更希望通过使用标准语以获得他人尊重或对他人的影响,等等。

表2 对访谈问题回答是与不是的人数比例之差 Z 检验

Tab.2 Z test of the ratio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who say yes and those who say no to the questions

访谈问题	是	不是	R_1 vs R_2	Z 值	差异显著性
女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度是否高于男性?	32	18	0.64 vs 0.36	2.917	显著
女性对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赞成度是否低于男性?	29	21	0.58 vs 0.42	1.621	不显著
女性对讲不讲标准语不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同意度是否低于男性?	28	22	0.56 vs 0.44	1.209	不显著

注:1)受访者共50人,其中男女各25人;2) R_1 和 R_2 分别为回答“是”和“不是”的人数与总受访者人数的比值;2) $\alpha = 0.05$,临界值 $Z_{0.05} = 1.645$

Z 检验还发现（见表2），受访者对问题“女性对公共场合使用方言赞成度是否低于男性？”和“对讲不讲标准语不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看法的同意度是否低于男性？”回答“是”和“不同意”的百分比差异不显著，尽管女性对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赞成度要低一些。

认为女性对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赞成度比男性低一些的受访者的理由包括：女性较男性更倾向于认为公共场合使用方言不利于人们（尤其是来自不同方言区者）理解对方所要传递的信息，不利于提高全民的标准语水平，不利于提高后代的教育水平，也不利于在外地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等。认为女性对讲不讲标准语不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看法的同意度低于男性的受访者指出：不讲标准语会让人觉得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和/或社会地位较低，女性尤有此感；多讲标准语利于他人认可和接受自己，这一想法在女性身上表现更为明显；在大都市多讲方言会让人感到不容易接近，不利于交流和沟通工作的展开，此想法女性居多，等等。

三、讨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和访谈发现交际中女性较之男性在标准语和方言的使用选择上明显倾向于选择前者，对公共场合使用方言的赞成度和对讲不讲标准语不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等问题的同意度低于男性，但差异不明显。两性在普通话和方言间语码转换上的此种差异可以从两性不同的社会、家庭、心理等方面加以解释。

标准语的社会声誉较高，一般需要通过教育才能掌握，常被视为文化和社会地位较高者使用的语言形式，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大众媒体、教育机构等场所使用的语言，而非标准语则往往与文化和社会水平较低相联系。一般而言，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不及男性，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如此，但女性一般情况下并不希望他人感觉到其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劣势，解决办法之一是更积极地表现出其对标准语的使用度，以利于他人认可和接受自己，让人感到自己更容易接近，就如本研究发现所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标准语。

语言学家 Lakoff (1991)^[15] 提过一个著名观点“言为身份”(You are what you say)，指出女性在语言使用中的表现主要是由其社会地位造成的。社

会语言学家经常将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标准语的原因归结于女性更具有社会地位意识感，更能意识到语言变体的社会意义以及更关注语言变体的不同礼貌程度^[10]。那么，原因何在呢？一方面是由于在当今社会的许多公共领域和高地位场所女性的地位缺失和边缘化。男性通常可以在职业、收入等方面表现出其社会地位，而女性一般在这些方面无法与男性相比，因此很有必要通过使用标准语体现其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标准语和非标准语的社会影响不同，讲标准语者更能被社会机构或教育机构接受，这势必赋予女性更强的社会竞争意识，力图通过使用标准语来加强自己的与人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以提升社会竞争力。女性把语言作为工具以获得其他方式所无法得到的社会地位感，因为对许多女性来说，其教育和就业机会不如男性，通过这一方面来表现其社会地位或得到某种地位有时是靠不住的。Lakoff (1975)^[16] 曾把女性的语言看成“权力缺失的语言”(language of powerlessness)，这折射出女性因对男性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缺失而进行语码转换的原因。

女性倾向于使用标准语的另一原因是为了教育后代，这与就业模式和家庭的语言使用有关^[10]。标准语使用不仅有利于孩子们（尤其是来自不同方言区或语言区者）理解相互间传递的信息，而且有利于提高其标准语使用水平并促进其知识增长和相关课程学习。有了孩子后，父母一般都倾向于使用更正式的语言，而由于女性一般担负着照顾和教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她们与孩子接触的时间更多，因此她们力图通过尽量多说标准语和多教孩子标准语以提高后代在未来教育和社会竞争中的实力^[10,12]。对女性而言，提高自己的标准语水平和使用度显然对实现这一目标极为有利。

两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功能有时也不同。女性使用标准语是为了获得他人尊重或对他施加某种影响，如为了让某人做某事或劝说某人相信某事，而男性则很少这样做。造成男性对标准语使用度较低的另一原因是某些男性中存在的追求“潜在声望”心理。非标准语往往使人联想到体力劳动者所具有的强壮、直率等特征，这些特征又与男子气概相联系。因此，某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的男性选择使用非标准语以获得标志男子气概的“潜在声望”，这一心理进一步降低了男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度。

（下转第68页）

- 出版社,2001:66.
- [11] 张琢. 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M].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49-50.
- [12] 郑杭生,李迎生.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6.
- [13] 陈新华. 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99.
- [14] 许仕廉. 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J]. 社会学刊,1931,2(2):6.
- [15] 孙本文. 当代中国社会学[M]. 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8:18-20.
- [16] 谷迎春,杨建华. 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606.
- [17] 佚名.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J]. 档案与史学,1997(1):5-14.
- [18] 熊月之,周武. 圣约翰大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68.
- [19] 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 现代社会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0.
- [20] 刘豪兴. 社会学概论[M]. 第二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62.
- [21] 于鹏远. “雅礼大学堂”的创始人席比义:一位被长沙炎热天气“害死”的美国人[N]. 三湘都市报,2010-11-02(A3).
- [22] Seabury J B. The Vision of a Short Life: A Memorial of Warren Bartlett Seabury,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Yale Mission College in China [M].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09.
- [23] 郑杭生,李迎生.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英文版)[M]. 张春,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2.
- [24] 徐以骅. 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92.
- [25] 林美玫. 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23,314.
- [26] 熊月之,徐涛,张生. 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M].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118-119.

(编辑: 巩红晓)

(上接第45页)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得出如下结论:

- (1) 女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度明显高于男性。
- (2) 男性较女性更倾向于在课堂、媒体、银行、超市等公共场合使用方言,但差异不显著。
- (3) 女性较男性更赞同“是否讲标准语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看法”,但差异不显著。

参考文献:

- 育出版社,2003:178.
- [7] 胡壮麟. 语言学教程[M]. 第三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0.
- [8]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 Oxford: Wiley-Blackwell Publishers, 1990: 16-89.
- [9] Chambers J K, Trudgill P. Dialect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2.
- [10] Romaine S. Variation in language and gender [C] // Holmes J, Meyerhoff M.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 Oxford: Blackwell, 2003: 97-116.
- [11] Trudgill P. Sex, Covert Prestige and Linguistic Change in the Urban British English of Norwich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72(1): 179-195.
- [12] Labov W. The Intersection of Sex and Social Class in the Course of Linguistic Change [J].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1990, 2(2): 205-254.
- [13] Spolsky B. Sociolinguis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14] 戴炜栋,何兆熊. 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15] Lakoff R. You are what you are [C] // Ashton-Jones E, Olson A G, Perry G M. The Gender Reader. Boston: Allyn & Bacon, 1991: 292-298.
- [16] Lakoff R.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 [1] Swann J, Deumert A, Lillis T, et al. A Dictionary of Sociolinguistics [M].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4: 40.
- [2] 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 语言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63.
- [3] Coulmas F. Socio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Speakers' Choic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 [4] 王德春. 现代语言学研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23.
- [5] 何兆熊,梅德明. 现代语言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68-188.
- [6] 梅德明. 现代语言学简明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

(编辑: 朱渭波)